

陸宣公集六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七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睇原叅訂

奏草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六月戊午車駕還京

發興元是日大雨及入斜谷晴

霽從官將士懼然以爲天助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
方甚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禮記水潦降道路阻艱衆

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噭噭愁
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
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
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于智能其役
用止于煩費其所患不及于性命其可憂但在乎人臣
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
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襄斜峻阻史記留侯世家
漢中正義曰

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

牛

能屎金以遺蜀

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

塹山

埋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

石門在漢中之西

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

源出褒城縣

溝洫志云褒水

通汚水

謂皆以行船素號畏途緣側逕于巔巔綴危棧于絕壁

丹鉛錄棧卽閣也劉禹錫云棧閣凌虛下臨哈呀層峩

峭絕枘木垣鐵因而廣之限以鈎闌狹徑深陘從而拓

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云秦

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大抵漢中雖是平

州東北入長安西南出

劍門皆是棧閣之路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

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

增韵澍與注同水流射也

磅礴正義

巨石崩奔訇隱相繼

史記司馬相如傳砰磅訇磕正義曰訇呼宏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

須之頃跬步之間

小爾雅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類篇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

也兩舉足曰

步步六尺也倉皇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

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

前漢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荀子古者天子千官漢

書嚴助傳奉千官之供謹按

景讀曰影言如影之隨形也

而可以蹈不存之險

史記司馬

相如傳駭不存之地劉

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

冒無禦之災乎如或蹬路漂崩

綱目集覽蹬與墮通飛陞曰墮西都賦曰陵墮道

而超西塘注墮陞級也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滌

閻道

綱目集覽崔浩曰斜谷路險不容行架木爲棚而

淹圮度曰閻道漢中郡國志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

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

百九十二間揚子方言淹敗也水敝爲淹說文圯毀也

環衛之儀安缺屬車之馬

微驚

唐書

車服志屬車十乘

一曰指

南車二曰記里

里

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鸞

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

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四

望車安車爲十乘行幸陳子

鹵簿則分前後大

輶會則分左右

縱有億

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

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谿間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

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

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

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

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倘廻顧旨少俟開晴則發期

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
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懷懷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
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當
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
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
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
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

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
當體各有竝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徃以襄城告
急詔令他本作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

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
守營幕進無總師退閻亂兵玉篇閻止也與礙同遂爲賊泚所招

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
畱遂遭劫制身糜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
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
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爰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

耳貴先倘能守節卽是忠

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

凡所議讞蓋緣獄疑

前漢

景帝紀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古曰讞平議也通典八議

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

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

諸八議者犯死罪皆及應奏裁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

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罪疑

惟輕實編令典

書舜典

脅從罔理亦載聖謨

書亂征

况復懷

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

猷更始

北史牛宏傳皇猷遐闢化單海外

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

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

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

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

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

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

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

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汙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

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汙

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

唐書百官志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繼用嚴科

唐書刑法志安

史之亂僞官陸大鈞等背賊來歸及慶緒奔河北脅從者相率待罪闕下自大臣陳希烈等合數百人以御史

大夫李峴中丞崔器等爲三司使而肅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爲重罪斬于

獨柳樹者十一人珣及韋恆要斬陳希烈等自盡於獄中者七人其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日行刑

集百官臨視未降之流復喜得計

通鑑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

家屬流竄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

及聞希烈誅乃止上甚悔之

唐書史思明傳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

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

已附而重攜

唐書史思明傳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

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

況我本從祿山反乎

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

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

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

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侯果安

皆云雍齒且俟吾屬何患

見史記留侯世家

蓋以圖霸王者不

奉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
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
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
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
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
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
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俟朕到日

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
京旣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
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
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
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
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洿瀆禮記臣弑
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瀆焉前漢王莽傳古者畔逆
之國旣已誅討則瀆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
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旣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傳咸
授旄鉞宣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
罹蹙

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一出則不

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

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事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

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亂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

位豈惟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

書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也

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

僞遊韓信見獲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于

陳陳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

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

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

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卽
縛而執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

功臣繼叛天下幾危

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不得不

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

取類權衡

綱目集覽公羊傳桓十一年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

善者也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弱舍死亡無所設也

借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通鑑本

注衡以平物權則權物

之輕重揆之以衡平衡者秤也小爾雅斤十謂之衡

謂之鉤廣韻

權者鍾也博雅權鍾玉篇權稱鍾也周禮冬官考工記宗后以爲權注以

爲稱鍾以起量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

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
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之難也今者
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
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
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
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
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讀史管見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爲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

不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贊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通鑑本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之失程氏曰只經字自漢以降無人識權字〕

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儻且負猜嫌

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

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

〔謹按此謂陳豨反也。前漢韓信傳上〕

陽放以爲淮陰侯。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于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何謹奉教漢